

# 政协扶余县委员会

##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征稿启事

根据全县政协第三、第四次文史工作会议精神和省政协第一、第二次文史工作会议精神，我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办公室，特向全县发出征稿启事：

一、征集稿件的内容：以1898年（戊戌变法）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以前）我县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教育、工商、民族、宗教、文物、风俗、社会生活等方面的重要人物和事件，包括电函、手稿、书信、日记、图片等均所欢迎，

二、征集稿件的重点：以伪满统治14年的历史事件为重点，这期间发生在我县的重要人和事，尤其是统治者内部的事件，如某县长、警察长、协和会长的罪恶等；日伪开拓团、经济掠夺、抓劳工等等，均属征集之列；

三、注意事项：必须是亲见、亲闻、亲历，坚持实事求是，忠于历史事实；不杜撰，不编造，不溢美，不贬损，要秉笔直书；不拘观点，不加评论；不限体裁，不限长短；但在撰写上，要注意其知识性和趣味性。来稿请用稿纸抄写清楚，注明姓名、职务、工作地址，以便联系，来稿本会一律留存，按质量和篇幅发给稿酬。

敬请各界知情人士踊跃赐稿！

# 目 录

|                         |                   |
|-------------------------|-------------------|
| 东北军路经扶余的一场战斗·····       | 常子荣 (1)           |
| 高家粉房惨案·····             | 高志德 (5)           |
| 日寇血洗大獾洞·····            | 郭闻奇 (9)           |
| 五家站日本来民开拓团自焚追记<br>····· | 赵有峰等口述 于金廷整理 (14) |
| 旧社会扶余的小店、花子房及其他·····    | 关士杰 (26)          |
| 扶余民间春节习俗杂忆·····         | 李世功 (51)          |
| 征稿启事·····               | (61)              |

## 东北军路经扶余的一场战斗

常 子 荣

一九三二年六月，李海青在扶余撤走后，大汉奸张海鹏率领着八个洮辽支队把扶余占领。经过出榜安民，安官立县，网罗汉奸匪首逐级建立统治机构。驻军是吉林警备第一旅第一团伪团长尹保衡（又叫尹杰三是扶余三岔河官僚地主尹二老爷的后代），团部在东街路北（现印刷厂院内）。伪县长丁光普，外地人。县政府在现公安局处，公安局长周杰人（扶余人老兵痞出身），公安局在现宾馆的小白楼处。伪保卫总队长赵有金（扶余人原是土匪头），总队在西门外路南。从此扶余就沦为日本殖民地，人民就过上了亡国奴的生活。

农历九月二十八日、二十九日这两天，突然传来了消息说东边来了一股东北军，有二千多人开往扶余这边来了。由于春起经过李海青攻打扶余，人们都害怕战争，尤其做买卖的虑其财产，更加恐惧，市面顿时出现紧张气氛，居民也异常慌乱。伪团长尹保衡忙着调兵遣将，加强布防，处于战备状态。

扶余城方园四华里，有五个城门。南门位于现在的航运站处。东南门、位于现在啤酒厂后。东门、位于现在的东转盘。北门、位于现在的三付食门前。西门、位于现在西街的环城路口处。这几座城门都接联着三米高的城墙，外有城壕年久失修，已残缺不全了。

我家住城里南街路东，父亲开一个连家的小理发店。我那年二十二岁在“天成永”住地方。“天成永”黄了，我在家帮父

亲照看营业。官店迫击炮连机关枪连都在我家附近，有些官兵常来理发聊天，所以这几天官兵们议论的中心都是连队的活动情况和战时情景。尹保衡团共四个骑兵连，一个迫击炮连。另外，第二团的机关枪连（连长姓冯）也在城里驻防、总计共有六、七百人。尹团的一连长张安平、二连长刘瘸子驻防县城，三连长鄂德升驻防长春岭，四连长刘大下壳驻防五家站。尹保衡为了保卫县城，把外防的三、四连和外八区的保卫队都调进城里，加在一起总计有一千二百多人。以北门、东门、东南门为防守重点，是一、二、三、四连防区。西江沿、南江沿一带是保卫队防区，城内由公安局负责。

当东北军离城不远的时候，尹保衡先派“和发店”经理张奎武和官店经理于成林出城去和东北军接触，一是问明来意，二是试探虚实。张于二人到前官地屯（现善友乡），见东北军大队直奔县城而来，张于二人未敢去见就跑回来了，被尹保衡打了一顿，并在马号罚跪。以后了解到东北军是吉林省冯占海的部队，到扶余这部份是一个旅，旅长是邓乃伯，司令是张纯玺，总计有二千人。这支队伍的装备较好，有十几门山炮，从勃利县转战到这里，部队的宗旨是抗日救国。他们到了“增盛永”曾派人给尹保衡送来一封信，信中讲抗日救国的道理，劝尹保衡火速反正到抗日队伍中来。并要尹保衡备船让部队从青山口渡江西去。据尹保衡的弁目方耀武（后在扶余开旅馆）后来讲，尹把信看完就烧了。当时尹保衡一方面答应用吉清轮船拖运过江，另一方面又通知王府蒙古兵在江南岸伏击东北军，以实现其南北夹击的诡计。等东北军船接近南岸发现蒙古兵，当即返航。于是司令张纯玺，指挥部队直取扶余县城。一是反击尹保衡的阴谋诡计，二是替换军装补充给养。

农历十月初二日，东北军到扶余城外。一路上收了一些红枪会和报字“滨江好”的股匪。这时城里四门紧闭，用砂袋堵死城门，房顶设有砂袋掩体。当东北军来到城外，双方没打枪，处于对峙状态。东北军提出支付服装给养的要求，遭到尹保衡的拒绝。初三早七时东北军方面开了炮。第一发炮弹落在县政府的传达室外，接着在城内落了好多炮。双方激战了一天，最吃紧的是东门口和东北炮台（现在二校处）。红枪会手执红缨枪冲上几次都被击退。东北军一挺重机枪架在东门外“天玉当”屋顶现在大修厂处），对城内威胁很大。城内“福兴当”角门外（现一百货大门处）安一门迫击炮。外面攻城甚急，里面殊死防守，战斗激烈，形势危急。督战车往来穿梭，车内尹保衡五十左右年纪，高身材，右腿有些瘸，两名护卫，端着手提式坐在车沿，指挥战斗。据说这时的伪县长丁光普在县政府已换了军装，想要逃跑，被卡哨挡回，后来人们送他外号叫“丁不住”。这时城内的迫击炮把城外的那挺重机枪炸哑了，战斗稍微缓和一下。一直打了一天一夜，到初四日上午，由尹保衡授意商务会，派人去和东北军议和停火，答应满足军需物资。于是由商务会召集各同业公会出面，选出三名代表，有“大成茂”经理陈玉堂、三母庙会首韩会长，前公安局长张作揖，连随从一共二十多人（我父亲是理发公会负责也参加在内），打着白旗出发。东北军司令部在下洼子戴显廷院内。他们出北门往东走，通过几道岗哨到司令部见到司令张纯玺（张作揖是张司令同族，陈玉堂是同乡），正在谈判之际，突然传来野炮声音。原来是农安驻军伪旅长刘玉坤带着野炮来扶余助战（当时高俊峰正在江沿挖战壕亲眼看到尹保衡到江边迎接刘玉坤）。第一炮落在城北八家子屯，第二炮落在东园子如来

寺附近。打这两炮虽然不准，但促使谈判很快解决。谈判代表们在司令部住了一宿，和士兵们谈起来，才了解东北军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基本情况。据我父亲回来说他们很苦，已经深秋，还有不少人穿着单衣，睡在草堆里，吃的是薯类和烧包米。起早代表团留下人质回城了。接着商务会便派人给东北军送去靰鞡鞋、皮帽棉服、肉面等。领车人是杨云五。正在司令部卸车时又飞来一炮，落在司令部院内。张纯玺当即命令部队往罗斯屯撤退。杨云五回来讲“给东北军送东西好险，差一点当了炮灰”。东北军在罗斯屯休整后，就从河沿堡渡口过江，往黑龙江三肇方面去了。事后听罗斯屯来的群众说东北军的军纪很好，没有打扰百姓的事情发生。后来听说这支队伍从草道转向关内，英勇地参加了八年抗日战争。还有些人在江西省战场上为国捐躯，可歌可泣的史实流芳千古。

但相反的是，尹保衡由于抗击东北军有功，升任为驻农安的伪旅长。扶余商务会和一些士绅还在电影院西侧给他建了纪念战功碑（光复后被毁掉）。至于伪县长丁光普和周杰人、赵有金等，他们互相吹拍也挂了匾，什么“邦国干城”“保障边陲”等。但是这伙卖国求荣的民族败类，光复以后除周杰人病死外，余者都未逃掉人民的惩罚，落个遗臭的下场。

1982年7月4日

## 高家粉房惨案

高玉川

口述

陈景和

高志德

整理

说起日本人制造高家粉房惨案这件事，距今已有五十多年了。因为这件事发生在我们家，所以，我现在仍然是记得清清楚楚的。

出事那年我二十三岁，也就是民国二十一年腊月十九。这天早晨，太阳将冒红，我刚起来，就听院外人声嘈杂，骡马嘶叫，还有光光的砸门声。我很纳闷儿，这时更夫把大门就敞开了。我一看原来是日本军，有二百多人，全是马队，都是大洋马，鞍鞯上是两层马蹬，耀武扬威，还有炮车，有的在院内拢火，有的在井槽子里洗脸。门一开、进院有四十多人，他们就挨着屋翻开了。不大功夫，从东厢房里就把温大爷、五龙和马拉子他们三个人推出来。当时他们三个人都穿着军装，又在兜里翻出红胳膊箍，日本人当场就把他们三个人捆上了。

那时高家粉房只有四户人家。有我们家，有我们远支家族高玉坤家，有石玉坤家，他原是上六家子人，因那时常闹胡子，不敢在那住了。在西院高玉坤家西厢房北头住。还有郝占春家，郝占春给我家当炮勇，全村共有七十来口人。

东院一闹腾，西院当家的高玉坤就过来了。他和翻译官一

唠扯，就把我们当家的和伙计们放开了。对“布鲁加干”（胡子的意思）的温大爷、马拉子和五龙没放。日本人还在搜查，突然、一个日本人在我六婶的躺箱里翻出一面晴天白日旗来，这面旗是我家过年时挂在灯笼杆子上面的。一见到这面旗，日本人更翻脸了。哩啦哇啦乱叫，说：“统统的反满抗日，没一个好的。”唰地一声把刺刀都上上了！接着就到处抓人，把在场院打场的和院里的男人又都捆上了。这时，曲石匠对我说：“老六娃、要出事、你赶紧上双堆子把王太发找来”。

王太发也是庄稼人，但他能说会道，前后屯谁家有个大事小情都少不下他。再难的事只要他一出面，保你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听曲石匠一说，我如梦方醒，趁混乱之中，我蹭蹭几步跑上了炮台。上了炮台一看，我五哥正在那转圈呢：脸吓得好象一张黄钱纸。本来他身体就不好，再一害怕更完了。我说：“你倒往下跳哇！”他说我不敢哪！”我说：“你别怕、我用绳子把你顺下去。”炮台上有一门老母猪炮，炮笼头是一根煞绳做的，我用这根煞绳把我五哥放下去了，接着我也跳了下去。我拽着我五哥没跑几步，院里当当响了三枪：后来知道是温大爷、五龙和马拉子被枪毙了。这时就听身后扑通一声又跳下一个人来，我五哥又吓得不会动了。我回头一看原来是我家老七。我说你别怕，是老七。我和老七一人拽他一只胳膊往双堆子跑去了。

高家粉房离双堆子只有一里多地。我们还没进屯呢，看着从屯子里跑出一个人来。穿着大灰棉袍，忽忽拉拉走得那才快呢，象旋风似的。到跟前一看，正是王太发。我真是又惊又喜，好象见到了救星。我说：“大叔哇，可不好了！来了二百多日本军，把院里的人都捆上了，你快去看看吧！”

他说：“我知道了。你们千万别回去呀”。

王太发跑到高家粉房，已经是累得满头大汗，气喘嘘嘘。他急忙来到翻译官跟前，以乞求的口吻说：“他们不是抗日军，都是守本份的庄家人，把他们放了吧”！他又对日本军官说：“他们都是大大的良民，你们这样做是冤枉好人哪！”这时日本军官对翻译说：“他一定是这里抗日军的头头，把他抓起来”。就这样，王太发在高喊冤枉声中也被日本人捆上了。

日本人用一条大绳子把三十二个人连在一起，拖到南场院的大坑沿；又把妇女和孩子们赶到跟前，进行了一番“教育”，他们说：“这些人都是抗日军，他们要造反，所以要把他们枪毙。把他们除掉，以后就太平了。你们跟谁还不是过日子呢。”接着，日本人的机枪嗒嗒嗒的响起来，直至被捆的人都倒下方停止。

这阵屠杀，当场就有我家的高玉善，高玉山，高亮和伙计刘打头的、老宋头、高守财、刘炮勇、杨粉匠、打杂的杨山东子、尹兽医、祝兽医、老孙头、曲永发、石坤山、王太发等（其余的记不得了）。二十一名无辜的中国人含冤负恨地离去了。曲永发死得最惨，当时他没死，没等日本人走呢，他就抬起了脑袋被日本人发现了，用铁锤把脑袋砸碎了。只有郝占春、高玉楼、陈打头的、常老疙瘩、王桂林、于林、刘山东子和高老八等（其余的记不清了）十一人死里逃生，其中王桂林、刘山东子和高老八均身受重伤，当时真是离者死不瞑目，存者痛不欲生，实是惨不忍睹。

那么这股日本军是从哪来的呢？是从哈尔滨来的。他们为什么来屠杀呢？有两种说法：一是有人说温大爷当胡子时得罪人了，人家给日本人插了签，说他是抗日份子。第二种是

说了县长给哈尔滨拍的电报，说高家粉房是反满抗日军的营地。究竟哪种说法准确我现在也不清楚，日本军的军号我也不知道。

日本军连来带走也就是二个来小时。他们从高家粉房到了郭家窝堡，在我家的一处烧锅吃的早饭，然后就到扶余镇去了。事过三天，他们从原路返回哈尔滨的时候，又来到高家粉房，在我家大门上贴了一张告示，内容大意是对此事有些后悔，道了歉。谁知是真心实意还是虚心假意？从此，人们就自讨方便，各寻活路了。一个不足百人的小村子随即变成了一片废墟。

新中国成立前，人们又渐渐地回到了高家粉房，用勤劳的双手重建家园。小村子又有人烟了。如今好了，一切都好了。只是这桩国耻家仇实在使我难忘。

一九八五年六月廿日

# 日寇血洗大獾洞

郭 闻 奇

这件惨案迄今已过去整整五十年了。我虽未亲历此事，但在1966年搞阶级教育展览时，按《三史选编》的要求，我曾去獾子洞采访，找到当时健在的幸存者林希恩老人和受害者崔占江爱人及一些其他知情者，故记忆犹新。

当时，日寇虽侵占了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但抗日烽火在全东北频频燃起，抗日义勇军和抗联经常出没在松花江两岸。处于扶余县东北部的大獾子洞屯，恰与松花江北岸义勇军和抗联经常活动的“三肇”一带，隔江相望。同时，这里也经常有些土匪来此骚扰。因而日寇对这一代十分注意。

一九三六年旧历九月二十四日这天傍晚，从哈尔滨出来追剿抗日队伍的日寇，抓到一名“土匪”，供认他常在大獾子洞屯地主邵焕章的网房子吃住；于是，日寇便断定，那网房子一定是抗日队伍的集散地点，便决定前去“剿匪”。

日寇先派一个少尉带领三十多名鬼子兵，渡江前往邵焕章网房子搜查。正巧，那天网房子里，“天助”络子匪首任义军等几个胡匪在吃夜饭，抽大烟。鬼子侦察兵走进网房子时，屋里的胡匪惊慌失措，匪首任义军急忙搁下烟枪，拔出手枪隐在门后，另几个胡匪则藏进网垛下面。还没等鬼子进屋，任义军便来个先下手为强，开枪击毙了他们。他万没料到，还有许多鬼子隐蔽在后边。这边枪一响，外围的鬼子立

刻集中火力向网房子猛烈扫射，并且又向网房子附近一个居民院崔善江家频扔手榴弹，炸死三匹马，将在屯里抓来当向导的老宋头也给打死了。

激烈的枪声过后，匪首任义军被打死，另外几个跳墙逃跑了。

日寇找到两具侦察兵尸体，又在屯里抓人派车把尸体拉到伊家店警察分驻所，将尸体往办公桌上放，吹胡子瞪眼，大发雷霆，迫令伪警察低头向尸体默哀。

这天夜里，一个血洗大獐子洞的阴谋便策划好了——

第二天鸡刚叫，日寇就联合当地自卫队黄十老三的排子兵，向大獐子洞开拔了。

这大獐子洞共有四十来户人家，除地主邵焕章外，还有三户富农，其余全是本地和外地来给他们扛活的长工。他们昨夜受了一场惊吓之后，人心惶恐，有的知道鬼子非来报复不可，早跑了，有的自以为是一清二白的穷庄稼人，鬼子不能那么没人性，便留了下来。地主邵焕章明知道这事与自己有点牵连，但匪首任义军被打死，其余的也逃之夭夭，没人会揭发他，又依仗他与警察平日有交情，他怕伙计一旦都走掉，场院里堆放的粮食可就没人经营了，于是，他便指天发誓，向伙计们担保没事。

话没说完，日寇进了屯，大肆搜扑抓人。他们让黄十老三的排子兵把全屯男人都骗出来，到屯东头听皇军训话，来一个绑一个，一边绑一边咒骂：“统统的是红胡子”！

一共绑来了四十九人，又用缰绳把脚也捆上连成一长串，押到了屯后一条三尺多深的壕沟旁边。

这时，地主邵焕章穿上了貉绒皮袄，自以为能以绅士的身分替乡亲们说情，到日寇面前鞠躬作揖，谁料，日寇根本

不听他这一套，把他打了一板棒子后，也和大家捆绑到一块儿。

秋末冬初，沟里积着白雪。日寇用枪刺把每人的帽子都挑了下来，刀尖把人的脑袋划破，血流满面，然后用枪托毒打，人们互相挤着，横躺竖卧倒在沟里。

这时，日寇在屯里又把妇女、儿童全都从屋里赶出来，随后把房子点着，刹时火焰熊熊，哭喊声震天动地。有的回屋抢东西，被大火烧焦了头发，烧伤了脸，有的被烧断的房木砸伤……一幅凄惨景象，不忍目睹。

日寇将妇女、儿童赶到屯西头一个大粪堆上，让他们亲眼看着自己的家园被大火毁灭，在一旁疯狂地大笑不止。然后，又把他们赶进西厢房里，周围堆上谷草，用大车把门堵上，准备烧死。

恰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伪扶余二十九团驻长春岭骑兵三连，闻讯飞马赶来，见全屯一片火海，关在屋里的老人、孩子、妇女拥挤在窗前拚命哭喊，持枪看守的鬼子，正待引火焚烧。目睹这残忍的景象，立刻激起他们的民族义愤。连长鄂德升当即通过翻译向日寇少尉排长申明：老幼妇女是无辜的，不应该对他们下毒手。这时，伪军也都端起枪来，向日寇怒目而视。在这种情况下，日寇念及自己人少，恐一时鲁莽于己不利，便答应释放妇女和儿童。骑兵连一些人，急忙上前推开了堵门的大车，抱走了谷草，妇女和儿童一见获救，慌忙跑出屯外。

狡猾的日寇恐伪军再来干预他们去屠杀屯后沟里的四十九人，便假造敌情，说东邵家有土匪，让他们去堵击。

这支汉奸队伍毕竟还是迫于日寇的淫威，不得不垂手俯命，乖乖地去了东邵家了。

日寇支走了骑兵连，便来到屯后的壕沟旁。

这时，倒在沟里的男人们，从早到晚，挨了一天饿和冻，又见屯里火起，阵阵哭声传来，知道房屋被烧，家人被赶出去，心里更加难过和愤怒。有的人轻轻解着绳子，准备逃跑，却被警戒的日寇发现，踩着身子，劈头盖脑地一顿乱打，当场打死一个八十多岁的老赵头，鲜血染红了雪地。

日寇来到沟旁，首先要把“网户达”（网房子的东家）拉出来砍头祭灵。当鬼子问谁是“网户达”时，一个叫傅有才的地主以为鬼子要对“网户达”开恩，便笑嘻嘻地承认自己是。鬼子不问真与假，把傅有才和另外两个人拉出来，迫令他们跪在用白布包裹着的两具日本鬼子尸体面前，拔出战刀，给砍下了头，刹时鲜血四溅，尸体倒在血泊中……

日本鬼子把这三颗人头放在鬼子尸体旁边，又叨咕些什么；祭完灵，他们又架起了机枪，对准倒在沟里的中国村民，一阵疯狂地扫射，哭叫声惨不忍闻。

血，象道道泉水喷溅，刹时沟底变成殷红的小河，那邵焕章也未逃出魔掌。

日寇唯恐还有活着的，又跳到沟里，踩着血淋淋的尸体，逐个查看，发现有没断气的，就用刺刀再扎，扎完后，又让排子兵从屯里抱来豆秸堆在尸体上，点火焚烧……

日寇望着熊熊大火，闻着烧焦的血腥味，狞笑着，发出野兽般的嚎叫。

当时，有人躲过了枪杀和刀刺，却没躲过火焰的烧灼，白连海的哥哥被烧得实在难以忍受，气愤至极地跳了起来，对日本鬼子破口大骂，被一枪击倒。董老八也没躲过焚烧，刚要翻身，被鬼子发现，刺了几刀，当即把肚子挑开，内脏都淌了出来，惨叫着死去。

浓烟卷着火舌，一直烧了两天，空气中飘散着室人的血腥味，许多尸体被烧得皮肉模糊，辨认不出原样，那沟里袅袅绕悠的青烟，仿佛缕缕中华民族的不泯灵魂……

就这样，一个曾有四十多户的安分的小屯落，在日寇的铁蹄下变成了一片焦土。

日寇在这里发泄完了兽性，便带着自己那两具尸体过江回哈尔滨去了。

二十八年后的盛夏，笔者曾有幸访到了獐子洞惨案中的幸存者七十三岁的林希恩老人。他当我沉痛地讲，当时，他身中七弹，左肩胛骨被打碎，腿被烧伤，他就用手抠泥往腿上抹，一直挨到日本鬼子撤离。可是，大火越烧越旺，他便不顾一切地抱着断了的左臂，用右臂拐着，艰难地爬到沟沿上，拚命往北边的苞米地里爬，与他一起爬出来的还有崔善江，两个人刚跑不远，就被鬼子发现，幸亏天黑，没打中，林希恩急忙钻进了苞米地里，崔善江钻进身边的尸体里，射来的子弹全打在尸体上，才算侥幸逃出。但是，到一九四三年他又被抓了劳工，不到二十天便死在了劳工地上。

这就是日寇血洗大獐洞的一段血腥历史，国恨家仇是断断不可忘记的。

一九六六年春初稿

一九八六年春根据解说词重新整理

# “五家站日本来民开拓团”自焚追记

赵有峰、汪绍卿、李兴刚等口述

于金廷记录、整理

## 不可缺少的几句话

一九四五年（伪康德十二年）的八月阴历七月初八，在扶余县五家站的日本来民开拓团，发生了一起二百多人集体自焚的事件。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残酷的事件！

事情已经过去四十年了。太平盛世的今天，党和政府重视文史资料这项惠及子孙后代的工作——将历史上发生的重要的人和事等口碑材料，真实地记录下来。这是一件大好事。

然而，追怀往事，对当事人来说，有时是甜蜜的回忆，有时亦是苦酒一杯！也正因为如此，把往事语言的墨迹，凝珠在历史的篇页上，供后人去“咀嚼”，去“品味”……当他（她）们感慨地点头，或是动情地嗟叹，那便是今日的记载达到了目的。

正是怀着这样一种使命感，我于一九八五年五月二十七日来到了当年“日本来民开拓团”所在地——扶余县五家子乡莲花村即杨家岗子屯。

这天的头天晚上，下了一场绵绵细雨。阳春初晴，一路

上见抽芽的杨柳，微萌的小草，如同水洗了一般，透露看谁也抑不住的绿意。呼吸着混有草味、水腥的清新的空气，我的情绪格外好……

到达日的后，我的采访也格外顺利！——他们是当年开拓团的“苦力”——健在的李兴刚、赵有峰和的汪绍卿等都分别找到了，李是当年被害人的儿子，现年六十四岁；赵已是皓髯在额，汪亦是牙齿脱落的老人，他们两位所共有的深深皱纹，已在脸上刻下了七十六岁的艰苦历程。当我说明来意以后，老人们的眼神一凝，滔滔的话语，便把我带进了四十年前的岁月——

## 开拓团的到来与“开拓”

一九四一年的春天，杨家岗子来了八个全副武装的日本人，他们就是日本来民开拓团的成员。系日本熊本县普通公民，当时在日本是被视为“阿衣努”（日语：贱民）的。到达后，即找五家站警察署和当地村长朱连贵给购买土地、房屋、车马等生产、生活用具，费用全是日本国政府和通过伪满洲国政府开支。他们来“开拓”，就是种地，但却购买现成的土地，这与其说是“开拓”，莫不如说是强行购买——属于他们划定的范围内，土地必须卖给他们，尽管价格是比较合理的。

这八个人初步安顿后，当年秋天他们的家属都由日本迁来了。当时共分四个班，杨家岗子是一、二班，屯后是三、四班；到最后发展到十七个班，近四百人，连附近的莲花泡、王家屯、董家陀子、林家窝铺、李家排等都是了。每个班有五、六、七、八户不等，约有人口三十左右，大多为女性，